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諷諭一

截冠雄鷄志

李翺

翺至零口北有畜鷄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啄且飲集作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鷄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鷄衆鷄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鷄而擊之而曳之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鷄又來如慕侶將登于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

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至集作者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翶異之曰鷄禽于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戴冠雄鷄是也彼衆鷄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畏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一作是何衆栖而不使偶其羣耶集作也或告曰戴冠雄鷄客鷄也予里東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羣

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鷄勿敢獨校焉且其（集作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鷄雖賴其名名（集無此字）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是焉截冠雄鷄雖不見荅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翶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禀精氣義而介焉者客鷄義勇超於羣羣皆妬焉尚不與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朋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况在鄉黨乎哉况

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之（集無之字）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特（集作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說鶻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集作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

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西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啄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禄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

攫（集作搏字） 卓然（文粹作絶）

以翃翃而厲炳炳而白者綦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翃翃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説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顧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羆説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絶有力而甚

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嘗昔集作云持弓矢甖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

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

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盖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紀鵶鳴　林簡言

東渭橋有賈食於道者其舍之庭有槐焉聳幹舒柯布

葉凝翠若不與他槐等其舍既陋主人獨以槐為飾當乎夏日則孕風貯涼雖高臺大屋諒無慙德是以徂南走北步者乘者息肩於斯稅駕於斯亦忘舍之陋長慶元年簡言去鄜得息其下觀主人德槐之意亦高臺大室者也洎二年去夏陽則槐薪矣屋既陋槐且為薪遂進他舍因問其故曰某與隣俱賈食者也某以槐故利蒹于（一作予）隣隣有善作鵶鳴者每伺宵晦輙登樹鵶鳴凡側于樹若小若大莫不凛然懼悚以為鬼物之在槐

也不日而至也又私於巫者俾於鬼語槐於去鵄不息主人有母者且瘵慮禍及母遂取巫者語後亦以稀賨致困簡言曰假為鵄鳴滅樹殃家甚於真鵄非聽之誤耶然屈平謇諤非不利於楚也靳尚一鵄鳴而三閭放楊震訐謨非不利於漢也樊豐一鵄鳴而太尉死求之於古主人亦不為甚愚

養狸述　舒元輿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

鼠而喜愛其體趫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某居時曽為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暫黽俛跧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釭績（疑作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釭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

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心深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呀牙劃泧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一作命

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嚮之韞櫝服物皆縱横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嚙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卧絶瘡痏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横若此今人之家茍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醲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

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一作此字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嚮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横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録始末貯諸篋内異日持諭於在位之端正君子

化稻鼠　陸龜蒙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常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坌勃櫂檝支泒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聲)潤(集無此字)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集作極)渴不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集作苦)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束械榜箠木肌(集作脛)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

迎猫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復集作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沓貪而廢一作發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集作別字乎上掊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集作徒字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通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集作用與鼈字非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録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

承其流而障之曰蟹𫄨音斷音鍛短其之江之故文粹無故字道馬爾然後扳援文粹作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文粹作八九既入于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𫄨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説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説

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以（集作而）求瀆由瀆而（文粹作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集作介）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支憂傷于（集作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甿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

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椑櫠上篦下西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歳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嘗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絶群凫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粱予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況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死乎盜死乎饑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三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諷諭二

鐵鑪步志　柳宗元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鑪步余乗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鑪者無有問之人曰蓋甞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鑪毁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冐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冐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乆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冐於號有以

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鐵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徳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徳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恠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鐵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

則有得矣喜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有一作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敚焚溺之為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禄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

賊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

彊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茍循嚴潔白以理政

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

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

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三倍不

勝富矣茍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

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

為貨商以故敗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

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梁惠王三字集作宋牼乎何以利教為也栁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大小登進其心集作志字幸而不撓集作有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

之急民也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文粹作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伍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賈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急集作反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集作朽黑而無文材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風集作翲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

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名僮爚湯以濯之則遫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悦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争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内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當其分則善非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

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冀壞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集作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

以厚其室亦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已病矣茍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集作悲夫

農夫禱　劉　軻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黄為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為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

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
精誠于明神吁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
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飢人為鰥婺
田無耕夫桑無蠶妪癘疫瘡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
兵吏呼其門敺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别行啼走
哭王師有征羣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
亦莫蠲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
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

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贓吏之厚其斂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斂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又農人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驕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駝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為茍不此為民其嘻嘻神其怡怡尚饗

悲剡溪古藤説 文粹作文

舒元輿

剡溪上綿西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絶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文粹不疊人字有道者言文粹作云溪中多紙工持刀文粹作刀斧斬伐無時擘剥其文粹無其字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

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雒西雍歷見言文粹無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文粹作字𥟖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文粹疊此字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户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𥟖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粹作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楊白二字文粹作折楊黄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

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下筆（文粹作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之命易甚桑枲（文粹作易其桑葉）波波頹沓未見其止（文粹作止息）如此則妄言文輩（文粹作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為（文粹作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沃閼予謂今之錯為（文粹有文）

字文者皆沃閼剡溪藤之説文粹作流也藤生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世世字文粹疊作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書褒城驛屋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集作汙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淺集作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文粹作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

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葢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賔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集無者字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舻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集作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葺葺文粹作一二加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

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文粹作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編户集作户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

出意革去者其二字集作其甚者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愁當醉饑當飽字文集作愁當醉釀飢當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于褒城驛屋壁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

葉仰嚙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張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蜕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講蒼（集作蒼黃）分朱間黃（集作蒼）腹瑱而橢（音墮）綾纖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纆牢若桎（文粹作拳）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

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取集作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

橋之蠹後不見觸螢之網人謂之鈎天帝居而來今復

還矣天下大橋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

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

得不為大螢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較貪　　楊夔

弘農子遊卞山之陰遇鄉叟巾不完屨不全負薪仰天

吁而復號因就訊諸抑喪而未備乎抑有宂而莫訴乎

何聲之哀而情之苦耶叟致薪而泣曰逋助軍之賦男獄于縣絶糧者三日矣今將省之前日之逋已貸其耕犢矣昨日之逋又質其少女矣今田瘠而頻播之莫稔貸之靡售且以為助軍之用豈一一於軍哉今十未有二三及於戎費餘悉為外用又黠吏貪官盈縮萬變去無所之住無所資非敢懷生奈不死何弘農子聞其言且助其嘆退而省於世萬類中最為民害者莫若虎之暴將賦之以警貪吏庶少救民病是夕夢鷙獸而人言

曰爾欲警于貪將以吾為首雖爾之潔奈屑我之甚乎
余曰賊人之畜以自飽腹爾不為貪哉獸曰不豢不農
何以給生苟不捕野無實吾噍吾以其饑而求食之苟
或一飽則晏然匿跡不為謀矣豈爾曹智以役物豢之
畜之畋之漁之以給其茹也桑之育之經之營之以供
其用也一物之可求一貨之可圖汲汲為謀孜孜繫心
如壑如溪莫滿莫盈豈與吾獲一飽則晏然熟寢而欲
比方哉弘農子驚而寤諦而思若然則人不如獸也遠

矣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五至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黃鑫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論事

西邊患對一首　　叛解一首

罪言一首　　原十六衛一首

書田將軍邊事一首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三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

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為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甚條悉或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邊出若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文粹作知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為固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寒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猶鷙隼不能止屯兵留

塞且北迥（集作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望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集有一字）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涼至於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為西戎有

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凉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圍即集有東字解其後取他城盡如凉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得集作羅其策以來為語相傳尚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林比避必切繁故戎不得為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集作有字不達且又虛兵集有之字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

而役入山林伐麞集作麋鹿熊集作羆麏麚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岊障芠集作刜繁取材斤聲合呌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畜粟金繒文松大梓奇樂珍集作言禽薰臭之具挽輮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頼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及今岐隴之土甚饒而農食不充秕稗衣結縷無

完集作帛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倣此農晝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畧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奈何為不困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家（文粹作豪）讐乎且惏其財而強索之若究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千（文粹作十）金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一有貴字）非千（文粹作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罪（文粹無罪字）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

家遇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為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或曰吾聞勇夫重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娼而為妻也為娼且淫為妻且禁乎者也文粹無此二字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集作之實有罪故以云集作罪言人

生常病兵兵祖於山東侑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侑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獎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順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

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在今嬀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太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唐書作有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二字唐書作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

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唐書作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唐書作足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

因亦以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須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章武孝集作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難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

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

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

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宏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

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兵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抵侵族䜌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為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

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士羨趙復振下慱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集作字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

衛畜養戎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為諸御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冠土數十百萬人為冦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集作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

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
藏將府伍散田畆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
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
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
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為帥雅亦無
能為叛者也一作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集作五十年間
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
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

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内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伍强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食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近者禄山僕固是也居内則簒莽卓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簒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

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亡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也名出視之卒市兒輩蓋多稽（文粹作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貲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川文粹作激）之節（集作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

畧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謡竄哀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名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憗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嶲俱為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賔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逼于戎南逼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蜀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接）步且戰且進蜀遇鬬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蝨皆折刄失（集作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

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輙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輙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賴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

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刼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圖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戰非)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榷者遣子齎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戍捜獲之按問得實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

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鬬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餫者縱吏而（一作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文粹作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邊卒以此為恨四字集作常以口為怨之也）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嶲

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餫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胥字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如何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五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雜製作

中和樂九章　　補大戴禮祭法文一篇

補周禮九夏系文一篇　九夏歌九篇

山書十八篇

中和樂九章　　盧照鄰

歌登封第一

炎圖喪寳黄厯開璿祖武類帝宗文配天玉鑾垂日翠華陵煙東雲干吕南風入絃山稱萬嵗河慶千年金繩永結璧麗長懸

歌明堂第二

穆穆聖皇雍雍明堂左平右堿上圓下方調均風雨制度陰陽四窻八達五室九房南通夏火西瞰秋霜天子臨御萬玉鏘鏘

歌東軍第三

遐哉廟畧赫以台臣橫戈碣石倚劒浮津風兵拂籜日域淸塵鳧夷復祀龍伯來賓休兵寓縣獻馘天閫旆海凱入耀一作翫輝震震

歌南郊第四

虔郊上帝肅事圓丘龍駕四牡鸞旗九斿鍾歌晩引紫煬髙浮日麗蒼璧雲飛外求皇之慶矣萬壽千秋

歌中宫第五

祥遊沙麓慶洽瑶衣黄雲晝聚白氣宵飛居中履正禀

和體微儀刑赤縣演教椒闈陶鈞萬國丹青四妃河洲在詠風化攸歸

歌儲宫第六

波澄少海景麗前星高禖誕聖甲觀昇靈承規翠所問寢瑶庭宗儒側席問道横經山賔皎皎國冑青青黄裳元吉邦家以寧

歌諸王第七

星陳帝子嶽列天孫義光帶礪象著乾坤我有明德利

建侯疑存苴以茅社錫以犧樽藩屏王室翼亮堯門八

才兩獻夫何足論

歌公卿第八

蹇蹇三事師師百寮羣龍在職振鷺盈朝豐金輝首珮

玉鳴腰青蒲翼翼丹地翹翹歌雲佐漢捧日匡堯天工

人代邈邈昭昭

總歌第九

明明天子兮聖德揚穆穆皇后兮陰化康登若木兮座

明堂池濛氾兮家扶桑武化偃兮文化昌禮樂昭兮股肱良君臣已定兮永無疆顔子更生兮徒皇皇若有人兮天一方忠為衣兮信為裳飡白玉兮飲瓊芳心思荃兮路阻長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謩為士師其道祭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

踈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集作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禮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為司徒冥

勤其官也哉曰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忝補而附之其文曰

咎繇能平其法以位終益能立其功以讓禹政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補周禮九夏系文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凡集作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篇名也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

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以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内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音權黄帝樂名也之一音集作章者乎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爣爣皎日歘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爣爣皎日歘

入于地厥晦惟貞如王入馬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内則緊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衮服我尸出矣仰集作迎神之轂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式入矣得神之祜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全（集作金）乗來之既酳既酢爰朄（音胤小鼓）爰舞象物既降全（集作金）乗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騺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簎不筱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筐及筥我有牢米（集作酭）自筐及篚我有貨幣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

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憓一撲而滅王有虎臣賜集作錫之珪瓚征彼不享一虔集作烘而泮王有掌訏遉音偵爾疆里王有掌客䭘於限反飽之貌爾饔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賜集作錫之龍旂九旒去聲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墟墟集作墟墟皆可疑衡笄輩輩褕狄自內而外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跡為江河大塊孰埏播為山岳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祴讀為陔夏之歌者賓醉集作歸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恱應為之節禮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為之行牘應雅三樂器也賓醉而出奏械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事也

械夏三章章三句

鷔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珪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鷔夏二章章四句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劉蛻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窮自號為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融者而為川也結於（集作為非）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集作而）忘其及（二字集作反）故山之性為近正川之性為革為（二字集作融）是以處其結者有（集作為）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刑為人民為禽蟲萬物然

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静曰死嗚呼我茍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為萬物集無萬字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以象動則有爭敓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數人乎心四字集作入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足不足與其集作有餘也為體不備嗚呼心既分

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二字集作目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糟之臭出於榆末而後網罟不足於也集作野以牢養集作豢於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集作榆熟而棄其皮亦足矣

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其集作然則造其為集作鳴

而恥復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為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蛟魚相對集作市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集作連其禍利以觀集作勸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為利物所間集作惡為道亦不偽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必滅其後道薄

而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集作㞋字者則殺人甚於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集作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冠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

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集作持弓

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下從

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

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

也謂雷為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

謂瑟為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集作衷

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鳴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為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然而雖佚不妄集作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集作正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集作為飛鳥走兎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集作心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内故大信者不使人付集作信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身不甚於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脩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為仁人之心則亦名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一作與聖人與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名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

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

有惡雀鹿（集作爵祿）之甚者揮（集作持）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猱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

自硋(集作駭)其心嗚呼髺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一作身)也線(集作線袝之)之組吾衣(集作身)也亦是(集作是不足)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硋(集作駭)其心哉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六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征伐

為建安王誓衆詞一首　　補逸書一首

讀司馬法一首

雜製作

時日無吉凶解一首　　祅祥辨一首

相解一首　　禹書上下二篇

較農一首　跡亡一首

删方策一首　寒泉子對秦惠王一首

讀韓詩外傳一首　題叔孫通傳一首

題後魏書釋老志一首　題安昌侯傳一首

征伐

為建安王誓衆詞　陳子昂

諸惣管部將旗長隊正各聽命夫聖人用兵以伐有罪

姦慝竊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

子毓萬國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職契丹凶羯敢謀亂常蜂聚九（一作凡）山豕食遼塞（十六字集作聚兵率衆非欲勞人盖逆不可縱亂不可長所以屈己推轂垂涕泣辜誠恐蒼生顛墜塗炭今契丹凶羯敢亂天常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玉帛布幣棄而不貢名器正朔僭而有謀乃將紿神虐人暴殄天物故）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令大師已集方將問罪公等諸衆及士卒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本為中國奴隸昏狂不道勞我師徒令與公等及士卒久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蕞爾凶狡一劍可屠況皇帝義兵

尅期誅剪此猶太山壓卵鴻毛在鑪今日之伐須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搴旗斬馘掃孽除凶上以攄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氣旗以應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顧其（二字集作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留顧向背失機斧鉞嚴刑（集作誅）軍有大戮各自（集作宜）勉勵無犯典刑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

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百集作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共俎羞予介集作界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令爾衆曰葛罪其予聞文粹作其如予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

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自集作頃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集有怒字亟民叛而不顛躋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文粹作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鑒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刄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為諸侯由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為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六韜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文粹作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益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紿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

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人也文粹作大罪人集作大罪也使後之君子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上焉

雜製作

時日無吉凶解　沈顔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安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

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雞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遠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絶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有一不知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時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

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妖祥辨

凡所謂祥者必曰麟鳳龜龍醴泉甘露景星朱草所謂妖者必曰天文錯亂草木變性川竭地震冬雷夏霜或者以為察王道之廢興國家之治亂則乩古楷字考於是

而不知君明臣忠百司稱職國之祥也信任讒邪棄逐讜正刑賞不一貨賂公行國之妖也既三代已後廢興之兆理亂之故鮮不由此矣若嚮所祥者果祥則周道衰而麟見妖者果妖殷道盛而桑穀生庭不其明與也一無也字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

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令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令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以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集無哉字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體不變故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

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集作心）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為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

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茍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文粹作侯）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令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思以德進言

其有位必翻然自負生集作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可就則不

可謂勤民（文粹作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為（文粹作謂）勤其家矣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以得（集作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文粹有為字）之事鬼神也徼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而家祭其勤也民神（文粹作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常無憂則人怨無樂則民愁（文粹作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常（集作帝）能治其心也（集作者）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夫（文粹夫作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

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較農

功以救於民頼其功者有違順徳以化於民敦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抜其苗後世不毁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疪癘其道死則爼豆其功集無功字聖人救壊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毁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

是以生為旅人疪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集作之

跖亡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歟故昏夜之盜為小人衰亂之盜為丈一作大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

也故不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棄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棄其國者小人有盜其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必一作正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懼哉

刪方策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為昏謏淫逆徒而將徼於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信其詐罪己以固其恩陰謀反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

善者不足懼昔紂讀是一無是字夏書而嘗一作常笑其亡國嗚呼惡既不足以鑑則刑一作刊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集不疊此五字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六上而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霸黜其霸以濟一作蹐王乎曰不一無不字然則何上書之煩而不

用之棘一作而用之跡乎惠王曰醢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嚮與之懸絶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媾一作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一作枝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始若膠附終若水折豈止連鷄不能俱上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晉三荆文粹作齊荆三晉之人病一作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鎛銚董澤之

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慼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秦文粹作其頸無令車輪輾闗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讐國獨不念秦仲之業

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以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封秦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閉關者十五年十九字集作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閉關門十五年

讀韓詩外傳　皮日休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黄帝之子十九年集無年字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休曰甚哉韓詩之文悖乎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天下天下嘻嘻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

豈可罪以越禮哉如以韶用干戚非至樂（一有也字）則顓頊之八風高辛之六莖（一作英）不以（一作可）作矣如以舜蕪二女非達禮也則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責也又宜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義也則丹朱商均無封邑是庶人也哉（一無哉字）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子孫尚不廢況有熊氏道冠於五帝化施於千世哉如以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也（文粹無也字）則吾恐舜之

命不及乎（一作于）堯用嗚呼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夫如是者吾將間（一作闕）然

題叔孫通傳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乎（一作爾）不相沿者明其文武之優劣乎（一作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遞述其禮文昭昭若雨躍爭朗百川注潰者矣然猶周公刋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

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至於今望其道如顔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人一無人字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作集作時無聖人茍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製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則文集無則字漢之既命其祀也文粹作郊祀止於五疇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一作疇之非制議昭靈

之不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叔其制物刑集作刊厥式非不標準聖人也將以漢世斯始夫四字文粹作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武伐桀周公去紂文粹作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矣

題後魏書釋老志

魏收為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為漢獲休屠王金

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為釋氏哉夫仲尼之脩春秋君有僭王號者皆削爵為子況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人之徒文粹作亦聖徒之罪人矣謂史必直歟則春秋為賢者諱之為尊者諱之歟集無歟字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為是媚於偽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安昌侯禹見時災（集作變）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潔齋露著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致其名（集作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為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已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已兵戈屢動則歸於已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為漢名相居師傅之尊處輔弼（集作滇）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於君下不能稱其職孜孜稱其（集無此二字）於筮為事斯不

足以為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禬禳占問（一作筮）之事自有司存（若官有龜人占人占夢眂祲太祝也）為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斯處位也以直論之近乎佞以誠論之近乎偽偽宰相其名儒之恥耶嗚呼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文苑英華卷三百七十七